

黑水城汉文刻本文献定名商补

刘 波

黑水城出土文献中,有不少为印本书籍残片。有的残片残损过甚,留存的文字不多,较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,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》等大型文献图录没有著录其书名,因而未能完整揭示出其文献价值。兹择取部分印本残片,考订其题名,以略补其缺。

一、M1·1239 [F89:W2],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》拟名为“印本残件”。

此件文献残存7行,逐录如下:

1. 生名
世称
2. 儿先要安_安详恭
3. 庄而不懈_{志一而不杂}执_今
4. 后世教法不明
情骄则安于
5. 而无检束提_{以怀其美质}到
6. 篇恶凶很非
学_{学习以至}
7. 已_有

今按:根据残存文字,可考定其为朱熹《小学》注本残叶。所存文字为《嘉言》篇的篇首部分。《小学·嘉言》篇曰:“横渠张先生曰:教小儿,先要安详恭敬。今世学不讲,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,到长益凶很。只为未尝为弟子之事,则于其亲,已有物我,不肯屈下,病根常在。”^①

经比对可知:本件文献第1行为“横渠张先生”的注文;第2行为“先要安详恭敬”一句的正文;第3行双行小字部分为“安详恭敬”的注文,“今世学不讲”仅存首字;第4行至第5行双行小字部分为“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”,“到长益凶很”存首字;第6行为“凶很”的注文;第7行残存“已有物我”的“已

①《小学集注》,台湾中华书局,1981年影印四部备要本。与此件文献对应文字加下划线,下同。

有”两字。

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子部儒家类著录元刻本《标题注疏小学集成》十卷一种^①，此书现藏国家图书馆，存卷八《嘉言》第五之下、卷九《善行第六》之上的前半及卷十《善行第六》之下。卷十末署“建安[]士信辑”，此“士信”可能即是辑《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》、《小学书》三卷的何士信。此残片文字字体、刀法与该书极为相似，可能即《标题注疏小学集成》十卷元刻本的残片，可惜该书卷七不存，无法核对。

二、M1·1240 [F14:W9A]，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》拟名为“印本残件”。

此件文献残存二碎片，其一存文2行，迳录如下：

甲：

1. []曰曩

2. 上昼食[]

其二存文4行，其第2行无字，第4行残损过甚，无法辨识。迳录如下：

乙：

1. 祠其冢终

2.

3. 也夫恭显之譖

4. [] [] [] []

今按：此件为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八残叶。其原文为：

天子闻之惊，拊手曰：“曩固疑其不就牢狱，果然杀吾贤傅！”是时，太官方上昼食，上乃却食，为之涕泣，哀动左右。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，皆免冠谢，良久然后已。上追念望之不忘，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，终帝之世。

臣光曰：甚矣孝元之为君，易欺而难寤也！夫恭、显之譖诉望之，其邪说诡计，诚有所不能辨也。^②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与通行本对勘，此件文献存有异文。第4行“祠其冢”，中华书局标点本作“祠祭望之冢”。

根据残文，可以推知这个版本的部分特点。此残片第1行之“曩”字至第2行之“昼”字，共21字；“臣光曰”至第5行之“譖”字，亦为21字。由此可以推知，《资治通鉴》的这个刻本为每行21字。此外，残片乙第2行无字，表明以“臣光曰”领起的司马光史论，这个版本另起一行，与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及国图所藏多种宋刻11行行21字本空二字格均不同。

三、M1·1243 [F19:W30]，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》拟名为“印本残件”。

①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子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60-61页。

②（宋）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，中华书局，1956年，第902页。

此件文献残存2行,第2行无字,其第1行存下半截,谨录文如下:

1. 而哇之 盖音阁辟音避
频与颦同颦与

今按:此件文献为朱熹《孟子集注》残片。其正文见《孟子·滕文公》:

曰:“仲子,齐之世家也。兄戴,盖禄万钟。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,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。辟兄离母,处于于陵。他日归,则有馈其兄生鹅者,己颦颦曰:‘恶用是鵠鵠者为哉?’他日,其母杀是鹅也,与之食之。其兄自外至,曰:‘是鵠鵠之肉也。’出而哇之。”

朱熹集注:

盖,音合阁。辟,音避。颦,与颦同。颦,与蹙同,子六反。^①

同书另收《孟子》及其注本三种,分别为M1·1255、M1·1256、M1·1257。本件四周单边,其版刻特征与上述四件均不相同,当为另一版本。

四、M1·1244 [F20:W7B],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》拟名为“印本残件”。

此件文献残存4行,录文如下:

1. 渭以自彰秽迹故其
2. 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
3. 也彼得之而不辞穷万世而
4. 与美为子所喜而

今按:此件为柳宗元《愚溪对》的残文。其原文为:

秦有水,掎汨泥淖,搅混沙砾,视之分寸,眙若睨壁,浅深险易,昧昧不覩,乃合泾渭,以自彰秽迹,故其名曰浊泾。雍之西有水,幽险若漆,不知其所出,故其名曰黑水。夫恶、弱,六极也;浊、黑,贱名也。彼得之而不辞,穷万世而不变者,有其实也。今予甚清与美,为子所喜,而又功可以及圃畦,力可以载方舟,朝夕者济焉。子幸择而居予,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,卒不见德而肆其诬,岂终不可革耶?

此件当为柳宗元文集残叶。据残存文字,可以得知该书的某些版刻特征,即该书为每行21字。

五、M1·1248 [F96:W4],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》拟名为“印本残件”。

此编号有残叶二片,各残存文字2行。谨录文如下:

甲:1. 之待□也

2. 首更始入洛

乙:1. 不

2. □位三

今按:残片甲为司马光《稽古录》卷十三残片。《稽古录》卷十三“魏文帝

^①(宋)朱熹:《孟子集注》,见《四书五经》,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,第49—50页。

黄初元年”条末有司马光论赞曰：

臣光曰：新室之末，民心思汉，如渴之望饮、饥之待哺也，是以诸刘奋臂一呼，而远近响应，曾未期年，元恶授首。更始入洛之初，天下已服矣，而素无人君之器，纪纲不修，诸将暴横，不旋踵而亡，固其宜也。^①

据残存文字推算，原书应为每行 25 字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《司马温公稽古录》的最早刻本为明刻本。此残片表明，此书在明代以前已有刻本。

残片乙残存 2 行，第 1 行仅存偏旁“衤”，第二行存两字，“位”之上尚残存一竖笔。存文过少，出处难以查核。

检《稽古录》，“位三”二字连用的组合仅出现一次，卷五《夏后氏下》首句，其文为：“舜受禅，使禹宅百揆。舜老，以位传禹，曰：朕居帝位三十有三载，耄期倦于勤，汝惟不怠总朕师。”残片乙“位三”上的竖笔与“位”的偏旁“亻”位置较为接近，看似“亻”、“彳”或“亅”之类含有长竖笔的偏旁的残存，不太可能为“帝”字的残笔。此外，假使残片乙为《稽古录》残文，则第 1 行的“衤”只能为“禅”的偏旁，以此推算，此书应为每行 17 字，与残片甲不合。因此可推知，残片甲与残片乙并非同一部书的残片，将这二者编为同一个号，是不合适的。

六、M1·1249 [F19:W31]，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》拟名为“印本残页”。

此件文献残存 3 行，注文作双行小字。录文如下：

1. 在上人便 詩
君的道理
2. 母 好的君
呵是百
3. 能顺民

今按：此为《孝经》注残叶，存文为《广至德章》。《孝经·广至德章》：

子曰：君子之教以孝也，非家至而日见也。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。教以悌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。教以臣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。诗云：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非至德，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？^②

残文第 1 行为“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”的注文，其下残存的笔画当为经文下一句首字“诗”的残笔；第 2 行存经文“民之父母”之末字，及注文六字；第 3 行存本章末句“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”中“能顺民”三字的右半残笔。

黑水城出土《孝经》及其注本多种。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》中收有另一刻本，编号为 M1·1259 [F197:W2B]，拟名为“《孝经》残页”。该件文献亦为《孝经》注本，其注文多用白话，口语成分较重，可能为乡塾教本之属，与此件并非同一版本。

七、M1·1250 [Y1:W7A]，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》拟名为“印本残件”。

此件文献残存三片，其文为：

①（宋）司马光著，王亦令点校：《稽古录点校本》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1987 年，第 309-310 页。

②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 年影印阮元校刻本，第 2557 页。

甲:1.合也壹

乙:1.等分

丙:1.□□

2.调临病济

3.花实诸虫

今按:此文献为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残片。残片甲、丙存字较多,出自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·指南总论·论合和法》。其原文为:

凡言等分者,非分两之分,即诸药之斤两多少皆同,为等分也。凡煮汤,云用水大盏者约一升也,一中盏者约五合也,一小中者约三合也。务从简易,庶免参差,俾修合煎调,临病济急,不更冗繁,易为晓了也。凡草有根、茎、枝、叶、皮、骨、花、实,诸虫有毛、翅、皮、甲、头、足、尾、骨之属,有须烧、炮、炙,生熟有定,一如其法,顺方者福,逆方者殃。^①

准此,残片乙文字在甲之前,二者排列位置应互倒。

据残片丙推测,此书为每行23字。经比勘,此残片并非出自元建安郑天泽宗文书堂刻本、元至正二十六年(1366)建安高氏日新堂刻本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,为此二本之外另一刻本。

八、M1·1251 [84H·F116:W400/1572],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》拟名为“印本残件”。

此件文献残存5行,纸张残破,其文字不尽可识。谨录文如下:

1.□□

2.座起偏

3.恭敬

4.善护

5.□□

今按:此即《金刚经·善现启请分》残文。其原文如下:

时長老須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,偏袒右肩,右膝着地,合掌恭敬而白佛言:“希有!世尊!如来善护念诸菩萨,善付嘱诸菩萨。世尊!善男子、善女人,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,应云何住,云何降伏其心?”^②

据此推算,此本每行应为12字。另据该书提供的尺寸推估,此本版框高约为10厘米,加上天头地脚,也不过13厘米左右,属于开本较小的刻本。

九、M1·1252 [F2:W1],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》拟名为“印本残件”。

此件文献残存2行,录文如下:

1.起土山射

①(宋)太平惠民和剂局编,刘景源点校: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,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5年,第409-410页。

②《大正藏》,第八册,第748页。

2. 楼皆破

今按:此为《后汉书》或《三国志》中《袁绍传》的残文。《后汉书》卷七十四《袁绍传》文曰:

绍为高橰,起土山,射营中,营中皆蒙楯而行。操乃发石车击绍楼,皆破,军中呼曰霹雳车。^①

《三国志》卷六《魏书·董二袁刘传》文曰:

绍为高橰,起土山,射营中,营中皆蒙楯,大惧。太祖乃为发石车,击绍楼,皆破,绍众号曰霹雳车。^②

因残存文字过少,难以判断残文是哪一部书的残片。如为《后汉书》残片,则可推知此书每行为19字,且为无注白文本;如为《三国志》残片,则可推知其为每行21字。现知宋元本《后汉书》均为李贤注本^③,因此该残片出自《三国志》的可能性较大。

十、M1·1267 [83H·F9:W37/0291],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》拟名为“印本残页”。

此件文献存一叶12行,但揉皱残破,字迹难以辨认。兹就其略可辨识者录文如下:

1. [] 具吐情实 [] 人崇 [] 所遗
2. [] 屠刀 [] 日大设合境屠者皆集
3. [] 以俟宰杀既而 [] 刀翌日再
4. 至 [] 命 [] 人刀换下 [] 各来认刀
5. [] 某刀问
6. [] 之则已窜矣
7. [] 是某人 [] 毙之窜者闻
8. [] 富商子 [] 家杖背而已
- 9.
10. [] 有术换刀者迹贼之
11. 术 [] 冤何由释
12. 故 [] 亦不可 [] []

今按:此件文献为宋郑克《折狱龟鉴》“刘崇龟”条。其原文为:

刘崇龟在镇。有富商子泊船江岸,见一高门中有美姬,殊不避人。因戏语之曰:“夜当诣宅矣。”亦无难色,启扉待之。忽有盗入其室,姬即欣然往就。盗谓见擒,以刃刺之,逃去。富商子继至,践其血,涛而仆,闻脰血声未已,觉有人卧于地,径走至船,夜解维遁。其家踪迹,讼于公府。遣人追捕,

①(南朝宋)范晔撰,(唐)李贤注:《后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2400页。

②(晋)陈寿撰,(南朝宋)裴松之注:《三国志》,中华书局,1971年,第199页。

③(日)尾崎康:《正史宋元版の研究》,汲古书院,1989年,第271-311页。

械系考讯,具吐情实,惟不招杀人。崇龟视所遗刀,乃屠刀也,因下令曰:“某日大设,闾境屠者皆集球场,以俟宰杀。”既而晚放散,令各留刀,翌日再至。乃命以杀人刀换下一口。明日,诸人各认本刀。一人不去,云非某刀。问是谁者?云某人刀。亟往捕之,则已窜矣。于是以他囚合死者为商人子,侵夜毙之。窜者闻而还,乃擒,置于法。富商子坐夜入人家,杖背而已。

按:凡欲释冤,必须有术。换刀者,迹贼之术也;毙囚者,谪贼之术也。贼若不获,冤何由释?故仁术有在于是者,君子亦不可忽也。^①

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此书明万历二十三年张泰征刻本与万历间王邦才刻本^②。此本版刻时代不晚于元末,当为《折狱龟鉴》现存最早刻本。据现存文字推算,此本每行 18 或 19 字不等。

与通行本相比,此本有异文。第 4 行“各来认刀”,通行本作“各认本刀”;第 5 行“某刀问”之前,有 15 至 16 字,但通行本只有“一人不去云非”6 字,通行本恐有删削,可惜此本残缺过甚,无法详考。于此可见《折狱龟鉴》一书文本修订过程之一斑。

十一、俄藏 TK318,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拟名“古籍残片”

此件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的《叙录》定其为宋刻本^③。残存文字 2 行,录文如下:

1. 谓悲哀在心故闻
乐不以为乐也

2. 戚之情

今按:此亦为《孝经》注本,存文为《丧亲章》,所存为书叶的右上角。《丧亲章》:

子曰:孝子之丧亲也,哭不偯,礼无容,言不文,服美不安,闻乐不乐,食旨不甘,此哀戚之情也。^④

TK318 第 1 行双行小字为“闻乐不乐”之注文,第 2 行为经文“此哀戚之情也”一句之残存。

十二、OR.8212/1314,《斯坦因第三次考古所获汉文文献(非佛教部分)》拟名“印本残片”

此件文献残存 2 行,录文如下:

1. 使黑风吹其

2. 剥鬼国其

①(宋)郑克:《折狱龟鉴》,见《丛书集成》第 783 册,中华书局,1985 年据墨海金壶本排印,第 11-12 页。

②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子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 年,第 146 页。

③(俄)孟列夫、蒋维崧、白滨:《叙录》,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》(第六册)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 年,第 37 页。

④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 2561 页。

今按:此残片即隋阁那崛多、达摩笈多所译《添品妙法莲华经》卷第七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四》残文,原文为:

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、琉璃、车璫、玛瑙、珊瑚、琥珀、真珠等宝,入于大海,假使黑风吹其船舫,飘堕罗刹鬼国,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,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,以是因缘,名观世音。^①

据残存文字推测,此印本当为每行10字。

此前经学者考定的黑水城印本文献残叶,还有《碎金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薛仁贵征辽事迹》等,以及M1·1247[F90:W1]、M1·1263[F90:W2]、M1·1264[F90:W3]袁俊翁《新编待问集四书疑节》残叶^②,M1·1266[F6:W36]、TK316、OR.8212813 武夷詹光祖月厓书堂刻本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卷二十残片^③,M1·1253[F64:W1]希麟《续一切经音义》卷六^④,TK314、TK322.2、TK322.5《初学记》残片^⑤等。上述诸种刻本古书,大多为残片断叶,留存的文字不多,某些经典注本的注释者甚至无法考定,它们的文献价值与校勘价值虽然有限,不过从文化史、书籍史的角度来看,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。

这些残叶中,有儒家经典的注本、史籍、文集、类书及医药、断案等应用文献,品类繁多。这些材料说明,在元代,像亦集乃路这样远离中原的边远地区,必然有一定数量的儒生群体生活在那里;与内地一样,朱子的学说在当地颇受尊崇,汉文化的影响深刻而普遍。东南一带雕版印刷的书籍,如詹光祖刻《通鉴纲目》,竟然在西北边陲发现,说明元代图书的流转网络,能从东南跨过中原,远达西北地区,文化交流的广度于此可见一斑。

《稽古录》、《折狱龟鉴》等书,以往所知的最早刻本均为明刻本,黑水城出土残片中有它们的元刻本存在,虽然零碎,却也可让我们知晓这些书在明代以前已刻版印行。这些残片提示我们,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等书,在已知宋元刻本之外,还有更多的版本。梳理这些书籍的版本源流与流传历史,黑水城出土残片一定程度上可弥补文献不足的缺憾。这些信息,对文化史、书籍史相关问题的研究,都不无小补。

作者单位: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①《大正藏》,第九册,第191页。

②虞万里:《黑城文书〈新编待问〉残叶考释与复原》,《汉学研究》2003年第2期。

③虞万里:《黑城文书〈资治通鉴纲目〉残叶考释》,《欧亚学刊》第七辑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180-202页。

④聂鸿音:《黑城所出〈续一切经音义〉残片考》,《北方文物》2001年第1期。虞万里:《黑城文书辽希麟〈音义〉残叶考释与复原》,见:《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》,天津出版社,2001年;收入《榆枋斋学术论集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1年。

⑤段玉泉: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〈初学记〉残片补考》,《宁夏社会科学》2006年第1期,第109-110页。